

中国小小说典藏品 (第二辑) 主编: 杨晓敏

七夕救河灯

尹全生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小小说典藏品（第二辑）

主编 杨晓敏

七夕救河灯

尹全生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夕放河灯/尹全生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7.2

(中国小小说典藏品. 第二辑/杨晓敏主编)

ISBN 978-7-80623-755-7

I. 七… II. 尹… III. 小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8361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张	37.5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字数	715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7年2月第1版
纸张规格	850毫米×1168毫米	印次	2007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755-7	定价	144.00元(共12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我看小小说（代序）

王 蒙

小小说是一种敏感，从一个点、一个画面、一种对比、一声赞叹、一瞬间之中，捕捉住了小说——一种智慧、一种美、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一种新鲜的思想。

小小说也是多种多样的：幽默的，抒情的，淡淡的，强烈的，掐头去尾的，有头有尾无“腰”的，动态的，静态的，叙事的，比喻的，勾勒轮廓的，只写心理感受的……

小小说又叫微型小说，微型小说之所以能“微”，多半在于一个“妙”字。汉语构词把微和妙组成一个词，叫做微妙，这本身就微而且妙极了！

微者体察入微也，还不仅是短。如果短而平，短而无味，短而有套子，再短也是冗长。

而妙即创造性与独特的内涵，见人之

所未见,挖掘别人未曾留意的思想内涵、生活内涵与审美内涵,一以当十,短以胜长,句句抓到痒处,打到痛处,是谓妙。

小小说微到了没有说教的余地。你对生活的感受本身就必须成为艺术,没有铺陈的余地,没有打扮的余地,没有贴膏药、穿靴戴帽的余地。小小说是对作家的生活体验、作家艺术地感受生活的能力的最直接切近的考验。

当然,小小说也是对语言和叙述方法的考验,小小说必须有自己的叙事逻辑和叙事语言。仅仅说“电报体”是不够的,因为电报太干巴。小小说的语言要精彩得多。

小小说最忌的是寒伧,削足适履,压缩饼干。既是小说,不论多么小,仍然有自己的天地,自己的空间,自己的明暗与节奏,自己的“概述”与“详述”的方法和变化。

大的东西人家一下子看不周全,而小小说可以放在读者的手掌中分析解剖赏玩,遮不住丑,掺不得水,总体构思全部裸露在严格的批评家与读者面前。

目 录

1 我看小小说(代序) 王 蒙

1 海葬

5 借条

9 得道仙境

13 黑道杀手

17 七夕放河灯

22 云山

26 知足之足

30 死士

34 酒不够故事凑

38 命运

51 猴魁

54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

58 世仇

62 白茅沟

67 土壤

71 瓜道

74 匪患

77 秘诀

81 耍猴者秘传

85 家务风云

88 门牙

91 小小说童话(代后记) 杨晓敏

海 葬

蔚蓝的海，蔚蓝的天，蔚蓝的海和天的尽头，耸立着白得发亮的云山；白得发亮的云山下面，泊着一叶蓝灰色的帆。

是该撒网的水域了。海沉默着，船上的五个人也都沉默着。三个年迈的渔夫铁青着脸，在船舱里无声地抽烟；阿根和鸽子坐在船板上，互相用眼睛传递着惶惑。

——这次出海本来就不是打鱼，而是一场阴谋。

主谋是鸽子爷。鸽子是他五十岁那年捡来的。捡来了鸽子就没了鰥夫的孤独，却也捡来了数不清的艰辛。他用老渔夫多咸味儿的血汗养育他的心肝。为了鸽子少一声啼哭多一个笑脸加一件新衣，他曾被雷电的金鞭抽下大海，曾被黑鲨的尾鳍砍断肋骨……

鸽子十九岁了，是条美人鱼呢！通风透亮的日子总荡漾着苍老的欢笑。可是，他渐渐发现鸽子再不像只小猫，整天围着他撒娇，却与阿根那小子黏糊上了！鸽子的变化使他目眩、使他恐慌。十九年了，他还从没想过鸽子是会飞的。鸽子要是飞了，日子还叫什么日子？而且，他眼里的阿根哪点能同鸽子比呢？而且，阿根又姓魏！

为此，他告诫，他劝说，他恳求……然而一切都是徒劳，鸽子总是羞红着脸说：“爷爷，这事您别管。”

——阿根这狗崽子，真把我鸽子的心勾去了！这哪儿成、这哪儿成！鸽子爷终于请来了老二、老三合计对策。在荒僻渔村古老的小屋里，掩起门窗，点起蜡烛，倒上大碗烈酒，喝得眼睛血红。

“那狗崽子，要掏我的心哪！”鸽子爷抹去两行浊泪。

“咱姓于，任他们成了，不是‘喂鱼’吗？”老二眼里燃着愤怒和恐慌。

“拆！”老三一拳砸在桌子上。

三个同胞兄弟捧着酒碗策划了一个险恶的阴谋：让阿根相帮出海捕鱼，到深海逼他中断与鸽子的往来；他若是不从就朝海里推了，喂鱼！如果一旦事发蹲监砍头——三个老兄弟一同摔碎酒碗一同低吼：“值！”

……宁静的海天，静穆的云帆。

鸽子爷长长喷出一口浓烟，那烟仿佛是从正生火的炉灶里涌出来的：“阿根，你小子下来。”

阿根仓皇不安地走进船舱，盯着鸽子爷的脚尖；鸽子轻手轻脚地跟进来，盯着阿根脚跟儿。

海上骤然风起，船晃起来。鸽子爷先发话：“你，往后不准再勾引我的鸽子！”

阿根脸一红：“可我们……”

鸽子脚尖磨着脚尖：“……合得来。”

“你们姓氏相克！”

阿根、鸽子异口同声说：“我们不信命。”

涛起云涌，满海烧起了黑色的火焰，满天烧起了黑色的火焰。船被浪烧急了，蹿上云端，又被云烧怕了，缩进浪谷。鸽子爷稳住身子，只冲阿根道：“你休想！”

仍是异口同声：“我们铁了心！”

老二、老三一拍大腿喝道：“铁了心也得散！”

船猛地一栽，像要翻跟头。阿根一把抱住就要跌倒的鸽子。老渔夫们的眼被烤红了，跃身挺起，齐发一声喊：“喂鱼！”

骤雨嚎着泼着倾过来，雷电咆哮着闪着抽过来，海天啸着旋着碾过来！帆经不住威吓，勾结风暴，背叛了渔人，把腰一弓，船尾便插进海里，船首便翘进云里……一排浪奸笑着撞进船舱。

老渔夫们中断了已近尾声的胁迫，一齐扑出船舱，用斧头、牙齿和老命折断了桅杆。而木质船体上被砸被撞被碾裂的道道口子，却是不能堵塞了。

阿根舍命从船舷上抢到仅剩的两个救生圈，一个塞给鸽子，一个递向鸽子爷。鸽子爷鼻子里喷出声恶气，夺过救生圈，递向老二、老三；老二、老三却推回来，风浪中喊：“哥呀，带鸽子——去吧——”

鸽子爷牛眼圆瞪，把四个人看了个遍，最后牛眼套住了阿根，青筋布满了额头。云在向下压，浪在往上涌；

船在往下沉,血在朝上冒……猛然,救生圈套到了阿根廷脖子上;猛然,鸽子爷的声音盖住了风暴雷霆:“狗崽子啊!你要好好待我的鸽子呀——”老二、老三也只是一刹那的惊愕。

三双枯手一同抹去两张嫩脸上的泪,三双枯手一同把两个跪着的人掀进了暴虐的大海,再喊一声:“回去吧!孩子——”

六道期望的光柱,把两个救生圈推向谁也看不见的生命的彼岸……之后一闭眼,随浪头跌进船舱,坦然封起舱门,在齐腰深的水里站着,打开酒葫芦……好来劲的老酒啊!酒下了肚豪情就淹没了忧伤,老二、老三道:“我们已经是儿女满堂的人了!”

鸽子爷道:“我的鸽子,有甜甜蜜蜜的日子啦!”

满足的笑,苍老的笑,豪迈的老渔夫的笑!——风暴掩不住,雷霆盖不住,海浪埋不住!虽然当风暴过后,这里只剩下那蔚蓝的海、蔚蓝的天。

借 条

1946年夏秋之交，解放军中原军区部队从宣化店突围。几十个伤员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被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断粮数日。一天深夜到了后山村。护送伤员的连长向大庚借粮食。大庚只有一亩兔子不拉屎的山地，夏季遭灾，收的麦子就要吃完了，而当时离秋收还早，哪有粮食？再说，新婚不久的媳妇已怀了孩子，自己还在为缺粮发愁呢！不满20岁的大庚天生心肠软，经不住求，心一横拿出了自己仅有的50斤麦种。连长给大庚打了张借条，说等全国解放了，让他凭借条到县政府换麦子，一年翻一番！借条上的签名是“周大成”。

三年后山门县解放了，大庚就带着借条进城兑换麦子。走上村前的山头，大庚面对村子坐下休息。坐在这里，大庚看到了刚

刚属于自己的两间瓦房和两亩地。连长借粮后不久，他的两间破草房就倒塌了；那一亩兔子不拉屎的山地，第二年春就卖了。贪婪地看着那房子那地，大庚突然问自己：这房子这地是哪儿来的？——解放了，政府分给我的！想到这里，大庚就又想到了揣在怀里的借条：我分得的房子分得的地，难道还不值 50 斤麦子？他觉得自己不够意思，往脑袋上擂了一拳，拔腿朝回走。

转眼十年过去，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大庚实在揭不开锅了，就又带着借条去找政府。走到县城外面的烈士陵园旁边时，他问路旁挖野菜两个人，到县委怎么走？挖野菜的是一老一少。老的有五十多岁，脸浮肿着。大庚一眼就看得出来，那也是被饥饿折磨了很久的人。没料到这个人正是县委书记，问大庚有什么事。大庚知道对方的身份后，惊得接连倒退了几步，看着县委书记浮肿的脸、咳在地上的血，他如同做贼被人当场发现了一般，拔腿就逃。大庚边逃边问自己：县委书记都饿成那个样子，都在挖野菜，你还找谁要粮食？他又一次觉得自己不够意思，发誓再不拿借条找政府了。

年轻的大庚，渐渐变成老态龙钟的大庚了。人老了，心事也就多了。他打算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买口好棺材，重新安葬媳妇，觉得只有这样，当自己下世的时候才有脸去见九泉之下的媳妇，也才能获得安慰他灵魂、温暖他老脸的宽容，消除那种朝朝暮暮煎熬人心的愧疚感——当年，解放军伤兵离开后，遇到一秋大旱，庄稼歉收，来年春天，大庚家断粮了！更糟的是，他把所有的麦种都给了解放军，秋播没种子用，这就决定了他夏季的颗粒无收，决定了他没胆量向别人借粮食。女人怀

孕最需要营养,而大庚媳妇却只能吃草根树皮。媳妇身子太虚,分娩时孩子产不下来,母子俩就这样去了,大庚用一张草席卷着媳妇埋了……

大庚是村里的“五保户”,自己的后事会有人操心的,棺材都已经准备好了。而重新安葬媳妇的事,则必须由自己来料理,要花几千块钱。而大庚连一千块钱都凑不出来。他听说:村长的存款有十几万,县里有的干部比村长还富。大庚心里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他第一次觉得自己一辈子太吃亏了。因此,他一改初衷,决定再一次带借条去找政府:村长还有县里的干部们,钱是从哪儿来的?不贪赃枉法,他们哪有那么多钱?他们能发不义之财,我为什么不能到政府,讨回自己应该得到的钱财?

大庚请人算过账:50斤麦种一年翻一番,50多年竟然翻成了几千几个亿,足足够买下一个国家!大庚说这是糊弄自己的,借条能兑换成几千块钱,够安葬媳妇就成。

走到县城外的烈士陵园旁边时下雨来,大庚只好进烈士陵园躲雨,与看护陵园的老头聊起天来。树老根多,人老话多,他无意间讲到了进城的目的和解放前那段往事。

看护陵园的老头听了很吃惊,也讲起了自己的一段往事:1949年解放军攻打县城,请他当向导。有个团长对他说:曾向后山村一个老乡借过50斤麦种,等打完了仗,一定要到后山村看看,归还麦子……

大庚听着听着眼睛瞪大了,迫不及待地追问:“那后来呢?”

“那团长在攻打县城时牺牲了，就埋在这陵园里。我在想：那团长同你说的连长，是不是同一个人？”

大庚一骨碌站起来，要去看团长的坟。那是一个普通的土坟，墓碑上赫然刻着“周大成之墓”几个字！

看护陵园的老头还告诉大庚：这个烈士是孤儿，死时还没成家，所以这些年从没亲人来看望过。老泪从大庚眼角爬出来。他嘴唇哆嗦着喃喃道：“你这兄弟呀……我比你还多活了 50 多年哪！”

大庚离开烈士陵园后，直接踏上了回家的路。看护陵园的老头问他为什么不进城了，他红着眼圈说：“为解放咱这个县，人家连命都搭上了。人家找谁讨账？”

如何安葬媳妇大庚有了新主意：用自己现有的棺材。至于自己三天或者五天后死了怎么办，大庚却想不出办法，在心里却狠狠地骂：“日他们先人！”

得道仙境

旅游胜地湘西武陵源有一景观叫“一步难行”。该处有一柱状孤石从数百米深的幽谷中挺出，奇险无比。有人说：登上该石不但可尽赏绝佳绝奇风光，而且置身于四面凌空的仙境净土，可得禅机点化，使人彻大悟。

如此好去处不去枉此一生！有甲乙二人借假日结伴前往。

得一群闲散山民指点，他们来到了“一步难行”的地名牌下。欣赏后再往前走，两人都不约而同止住脚步，惊得倒吸一口冷气——脚前横着一道阴风飕飕、云雾沉沉、看不见底的深涧！深涧对面，正是那个顶端有半个排球场大、越往下越细的柱状孤石。

涧虽深却并不宽，最窄处不过八十厘米的样子。两人心头发紧又向往异常，跃跃

欲试，互相鼓舞道：

“过！有什么难行的，不就是一小步嘛！”

“过！不过白白到此一游！”

抬腿欲迈，但往脚下一看，两人都头大如斗、心跳如鼓、腿软如泥，身子往后一缩，退到地名牌下；到了地名牌下腿还在打颤，冷汗也在这时涌出来。他们总结教训，认为此举败在一双眼上：若不往下看，哪会头晕心跳腿发软？两人发誓绝不再往下看，谁往下看自己把自己的眼珠子抠了！

誓毕跳起来，目光平视直往前走，如同大义凛然步入刑场的豪杰一般。可是走出两步眼睛就不听使唤了，都用余光看脚下。看着看着到了深涧边缘，两人当即都又感到天旋地转，重整旗鼓的勇气顷刻支离破碎，再度败下阵来。

败下阵来又是总结教训。

甲认为：“往下看是必须的必然的，人是长眼睛的动物，怎能不用眼睛看路呢？”

乙认为：“关键是看了不要头晕心跳腿发软，用理智管住自己不就得了？”

甲捋胳膊道：“管住了自己，一道八十厘米宽的小石缝怎挡得住堂堂七尺之躯？我上中学时三级跳远，曾轻松跳过八米五！”

乙拍胸脯道：“再来再来！这样的好去处，即便是摔下去粉身碎骨也值得！人固有一死，死在此地羽化成仙正求之不得呢！”

两人咬紧牙关，禁止头晕心跳腿发软，一步一停往前走。遗憾的是，越是禁止头晕心跳腿发软，越是天旋